

#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 电光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 电 光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光/(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13)

ISBN 978-7-5404-8372-2

I.①电… II.①让…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127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17

## 电 光

DIANGUANG

著 者:让·艾什诺兹

译 者:余中先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 明 冯 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5

字 数:80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2-2

定 价:20.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让·艾什诺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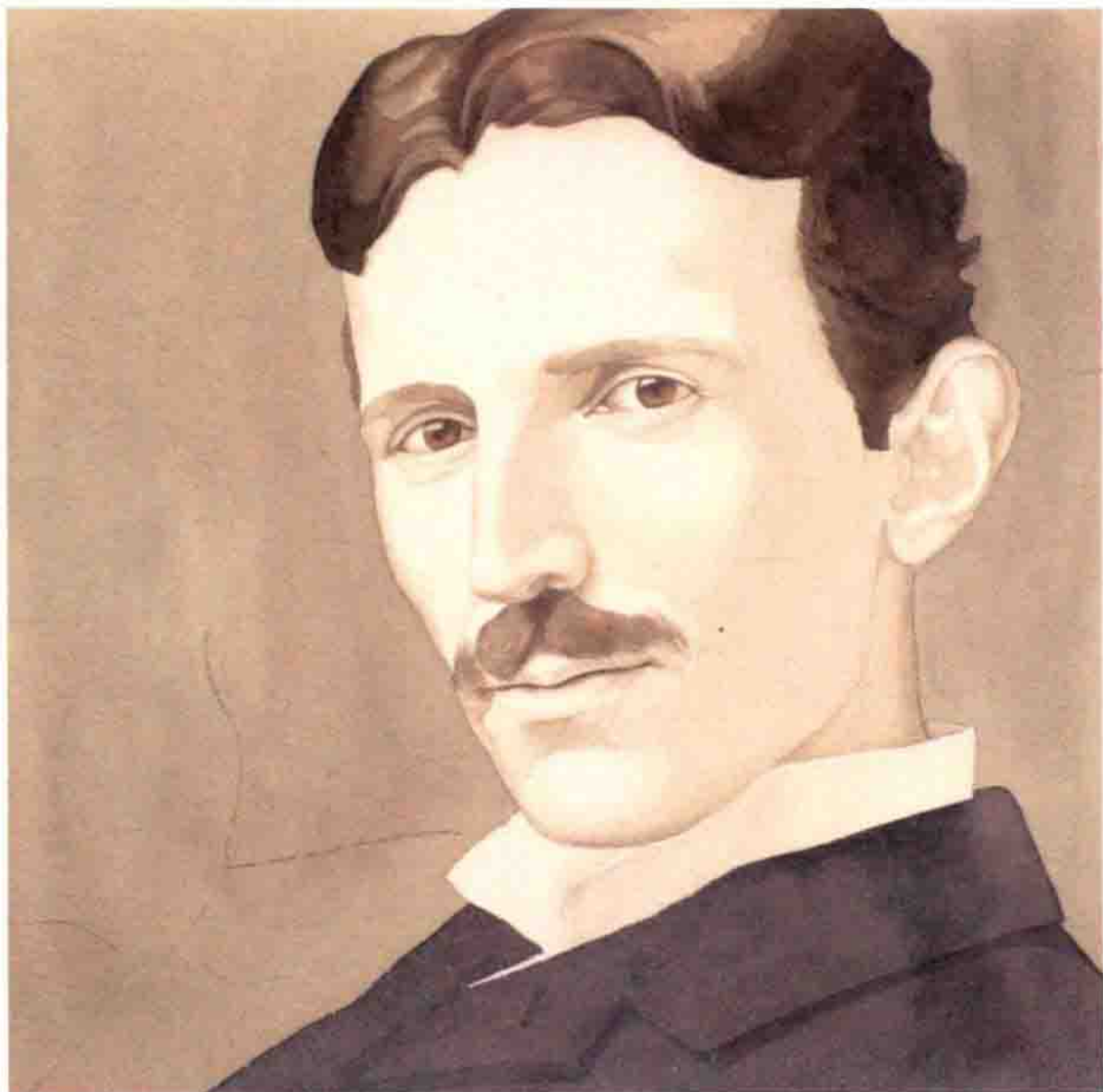
# 电 光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 电光

余中先 译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DES ÉCLAIRS

格雷高尔发明了将在未来那些世纪中 useful 的一切。可惜的是他做不到料理好他的自身事务，他对科学的兴趣比对利润更大。一些人利用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窃走了他的一切。到后来，能给他带来消遣和占据他生活的，就将只剩下电光的陪伴和鸟儿的戏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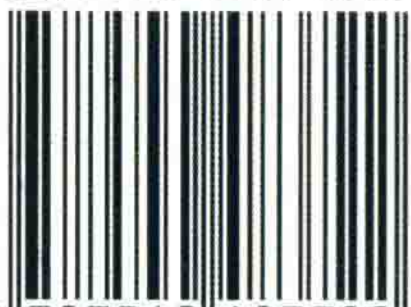
《电光》获2013年“白鸽奖”（特斯拉全球论坛）。

午夜文丛

Collection Minuit

策划：陈侗 鲁毅

ISBN 978-7-5404-8372-2



9 787540 483722 >

定价：20.00元

CAN  
TON  
BON

JEAN ECHENOZ  
DES ÉCLAIRS

---

© 2010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10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更愿意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人们总是更喜欢得知一切开启时的确切时刻，得知万事开始时都有什么样的空气、光线、景象，有什么样的夜晚与挫折，什么样的快感与白日。这就已经让你们为自己的生日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标尺，一段在册的登录，一个有用的号码。它同样还给人一个关于时间的小小的个人想法的出发点，而每个人都知时间的重：恰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并接受永远地把它带在身上，分割成一些多少读得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发出荧光的数字，由一块手表来固定在手腕上，更经常的是左手而非右手。

然而这一确切时刻，格雷高尔将永远不会知道，他诞生于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之间。子

夜零点整，或是稍早些，或是稍晚些，实在无法跟他说明白。以至于他将整整一生中都不知道到底他有权在哪一天，是头一天还是晚一天，庆贺自己的生日。这个被如此分享的时间问题，他将把它变成一个第一位的个人事情。但是，人们之所以无法告诉他降临人世的确切时辰，那是因为这一事件是在一些混乱的条件中发生的。

首先，他脱离母体之前的几分钟，当所有人都在大屋子中忙碌——主人家叫喊，男仆们碰撞，女仆们拥挤，接生婆争辩，产妇呻吟——之际，一场相当猛烈的雷暴雨降临了。十分密集的电粒子的急速冲动，导致了一记平稳的、发闷的、低沉的、专横的轰隆声，仿佛想强加给人被气流相剪运动扭曲了的寂静。随后，尤其，一股强力无比的穿孔之风试图掀翻这房屋。它没能成功，但它冲击着怒目圆睁的窗子，让玻璃破碎，木框子乱撞，窗帘布乱飞乱舞，飞到天花板上，或者吸向窗外，它肆意扫荡着这些地方，要摧毁其中的内容，并引来大雨浇淋。这风让所有的东西全跳起了华尔兹，摇撼了家具，掀动了地毯，打碎了壁炉上的各个小摆设，把它们撒得满地满屋，还刮得墙上的耶稣殉难像十字架团团转，那些镶了框框的绘画连栽跟斗，风景画上树根冲天，肖像

画上脑袋冲地。直吹得水晶吊灯翘起了跷跷板，上面的蜡烛齐刷刷地熄灭，它还吹灭了所有的灯盏。

格雷高尔就诞生在这样的情景中，在这一片喧闹的黑暗中，随后，一记巨大的闪电，又厚又密，分岔又多，燃烧空气的歪斜柱子，形状如大树的枝杈，老树的根蘖，猛禽的利爪，照亮了他的出世，然后，雷声覆盖了他的第一声哭叫，同时雷电烧着了附近的森林。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普遍的恐慌中人们没能利用这闪电的强烈亮光，利用它瞬间产生的白昼般的天光，来好好看一眼精确的时刻——尽管，话又说回来，那些挂钟受到一些古老分歧的滋养，彼此间很久以来就没有真正协调一致过。

因此，这是时间之外的诞生，而且还是光线之外的诞生，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只能这样照明，靠蜡烛和油灯，人们还不了解电流。而电流，就像我们今天能享用它那样，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但人们关注它却已为期不晚了。仿佛是为了了结另外一个私人事件，将由格雷高尔来负起这一责任，将由他到时候来付诸实现。

如此降临人世往往会让你们变得多少有些神经质，他的性格很快就显示出来了：胆怯易惊，高傲轻蔑，疑心偏重，脆弱易碎，格雷高尔过早地体现出他的讨厌来。很早，他就以任性、愤怒、沉默、出走，以及不合时宜的举动，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毁坏，损坏，破坏，还有其他的危害。兴许是为了解决那个似乎时时挂在心上的时间问题，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手痒痒地拆卸家中所有的座钟、挂钟和手表——当然是为了尝试把它们再重新装好，但他不无疯狂地发现，如果说这些手术的第一阶段总是很顺利，那么第二阶段的成功则就稀少得多了。

同时，他还显得十分令人惊奇，神经质，脆弱，尤其是对声音敏感到了不太正常的程度，各种各样的声响、嘈杂或者震颤都会引起

他的极度惊吓，还有回声：即便那些回声传响在极其遥远的地方，任何人都感受不到，却都能把他掷入令人不安的愤怒中。另外他还会有某些严重的发作，一旦发作起来，即便是在晴天白日的温和天气中，他也会重新看到和体验到他诞生时的那种闪电，表现出头晕眼花，直至像是瞎了眼睛，引起全家人一阵恐慌，连被匆匆叫来的医生也不免茫然地摇头不已。然而，就在这一混乱的背景中，他的成长以一种反常的速度快速完成了：很快地，他长得又高又大，更快地，比所有人都更高了。

这一乱糟糟的发展发生在欧洲东南部的某个地方，远离一切，除了亚德里亚海，在一个偏僻的村庄，卡在两条山脉之间，不可能求援于附近的巫医，格雷高尔有时只能靠着一连好几个小时观看鸟儿，来求得心中的平静。但是假如说他性格上的紊乱首先让人怀疑到，它们兴许会形成令人遗憾的疯狂，那么他的亲人们便会不得已出面证明，他的聪明才智正在以一种比他的外貌更活跃的速度尽情地发展着。

他就这样用五分钟时间学会了五六种语言，随随便便地就连连跳级，三下五除二地迅速完成了学业，尤其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个挂钟问题——他很快就能在蒙住两眼的情况下，转瞬之间成功把挂钟拆整为零并重新安

装，这之后所有的挂钟全都显示出精确的时刻，几乎连一微秒的误差都没有——在远离他村庄的第一个综合工科学学校，他的成绩是第一名，在那里，他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化了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化学，各门知识允许他从此开始构思设计各种各样的奇特物件，让他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才华。他的记忆确实跟最近发明的照片一样精确无误，尤其是，格雷高尔表现出了在自己的内心中展现事物的才能，就仿佛它们在被发明之前就已存在了，他以一种如此栩栩如生的三维空间的精确性看到它们，以至于在他的发明运动中，他从来就不需要什么草图，什么图纸，什么模型，也不需要类似的先期体验。他所想象的立即就能被看做真实，他所面临的，而且兴许还将永远面临下去的唯一冒险，就是把真实跟他的设计计划杂糅到一起。

由于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他打算施行的部署并不落实在零部件上，也不流于平庸，更不拘泥于细节。格雷高尔永远都不会是那种人，去完善一把锁，改善一个开罐头刀，或者打造出一个煤气点火器。当他有什么想法时，它们会立即表现得很崇高，非常崇高，宇宙般的宏大，世界性的意义。

他最初的想法之一，就是在大西洋海底安

设一条管道，在其他设备的协助下，它应该能做到在美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地交换信件。格雷高尔首先画出了一个泵压系统的细节化图纸，它把高压水流送进这条通道，推动装有信件的圆形盛器。但是水流与管道的摩擦产生的阻力实在太强大，这个问题使他抛弃了原计划，转向另外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计划。

这一次，是要建造一个巨大无比的圆环，在赤道上空环绕我们地球，以跟地球一样的速度自由地旋转。随后的反作用力有助于固定住这一圆环，这样，我们所有人就能上到那圆环里去，以每小时一千六百公里的速度绕着地球转动，并欣赏它的美景，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地球在我们的脚下前进：我们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安坐在扶手椅上——格雷高尔还顺带预想了它的形状设计，还有它的劳动经济学，虽是顺带，却不无精确性——大白天里环绕着地球公转。

人们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些狭隘的计划，因为格雷高尔生来就只适合于挑战种种宏大的规划。很早，他就确信无疑地认为，他能很好地完成这些重大规划中的一部分，例如依靠潮汛、地质运动或者太阳辐射光，诸如此类的一些要素，来做成某个小事情——或者，为什么不呢，为了开始练练手，就利用一下尼亚

加拉大瀑布，他在一些书中看到过那些瀑布的版画，他觉得它的规模已经足够。是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会很好。

等待中，格雷高尔把他皱巴巴的文凭揣在兜里，出发去西方工作，在西欧的某些大城市，人们安慰他说，在那里，他的才能一定会找到一块更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它们的腾飞。他实践了各种不同的职位，工程师、专家、顾问，没有一个能让他满意，随后，为了在办公时间中找一点事情来做，他建造了他的第一个严密机器。那是一架新型的感应交流电动机，他以他习惯的那种高傲劲把它展现在同事面前，同事们一开始也围绕着它久久地细细端详。然后，同事们强忍下种种嫉妒心，不得不承认这一仪器能够改变一切，他们克制住自己，克服了心中的恼怒，建议他别再待在那里了：兴许，他还是适合再往西走，那里有一片新的沃土，更加富饶，更加丰腴，应该有助于他的想法的尽情发挥。人们可以假设，这些提议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而同事们就这样看到了摆脱格雷高尔的办法，因为他不满足于只是引起别人的反感，已经开始变得稍稍有些讨厌了。

同时还因为，尽管早已过了发育减慢的阶段，格雷高尔的的确确还在继续成长。

现在，格雷高尔二十八岁，身高两米，乘坐一艘轮船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他在纽约的一个码头下船，带着他的护照，他的圆顶帽，一只装了一点点东西的小箱子，还有另一只装了一点点工具的箱子，二十美元塞在一个衣兜里，而在另一个衣兜里，则塞了一封给托马斯·爱迪生的介绍信。

爱迪生是一个富有而又强壮的发明家，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由此变得全球闻名，比如说，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维利耶·德·里尔-亚当的一本小说中成为主要人物，小说当时在巴黎的《现代生活》杂志上连载发表。作为一千零九十三件发明的作者——毫不犹豫地把它其中不少件由其他人实现的都归功于他——他尤其宣称是电话、电影和录音的发明人，就

更不必说我们在这里要大大关注到的电了。

在众多的其他东西之后，托马斯·爱迪生先是设计了白炽灯，接着又调整了一个配电系统，为那些灯泡提供电流，接着，两年后才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力中心。这一个电力中心，在格雷高尔来到时，已经为居住在离爱迪生实验室最近的圈子曼哈顿的五十九家顾客输送了110伏的直流电。但是，在爱迪生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他刚刚扩展了电力系统，建立了一个电网，能为分布在纽约各区的不同工厂和作坊，另外还有剧院供电。所有这一切只要求作进一步扩大，但同时却需要人们的投资和参股。然而，金融家们似乎并没有看出来这一电力会带来种种好处——除了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位，一个叫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人。说到这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他的强大和他的糟糕性格既令人畏惧，同样也颇惧人，而他的英明远见也同样令人惧怕并惧怕人：他更希望什么都不说，静待时机来临，他马上就明白，自从阿基米德发明了螺丝以来，人们在整个科学史中就还没有找到过任何比这能量更好的东西了。

格雷高尔，尽管长得很漂亮，个头却过于高大了一点，又细又长，外表很自信，长长的脸上横着一道优雅的小胡子，格雷高尔来到爱